

 中华十大富豪传奇丛书

复活的财神

安之忠林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华十大富豪传奇丛书

沈万三

复活的财神



安之忠 林 锋 著



YZLI0890129747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万三：复活的财神 / 安之忠，林锋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12

(中华十大富豪传奇丛书)

ISBN 978-7-5012-4190-3

I. ①沈… II. ①安…②林…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2271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吴 捷
刘 喆
马莉娜

书 名

沈万三：复活的财神

Shenwansan: Fuhuo De Caishen

作 者

安之忠 林 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14½印张

字 数

252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12月第一版 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190-3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部 商人之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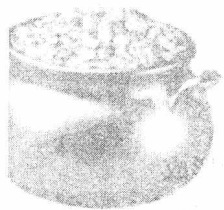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竞富时代	3
第二章	海上遇险	12
第三章	痛失爱妻	21
第四章	大都输粮	31
第五章	因祸得福	43
第六章	喜结良缘	54
第七章	陆氏散财	63
第八章	商人之宝	77
第九章	发迹周庄	88
第十章	初闻大道	100

下部 白衣素封

第十一章	烽火遍地	111
第十二章	慧眼识才	123
第十三章	奇货可居	130
第十四章	天意难违	138
第十五章	金蝉脱壳	148
第十六章	一诺千金	161
第十七章	聚宝筑城	174
第十八章	投荒辽东	193
第十九章	奉旨入滇	205
第二十章	悟道升仙	218

上 部
【 商人之宝 】





第一章

竞富时代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类型中，农耕文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游牧文化周期性对农耕文化进行掠夺，商业文化则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虽然不入社会主流，但商业文化也好，商人也罢，每一次几乎都能得风气之先：在先秦时期，各诸侯国贸易往来；在汉唐时代，中国开始与国际上展开贸易；到了两宋，中国的商业文化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商业、商品、商人，成为中国与世界展开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商的开放、流动、外向等本质属性，决定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一批商人，注注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领一代风骚的先行者、冒险家和财富英雄。

沈万三就是这么一位应运而生的“弄潮儿”。他出生在元末，正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前夜。中国以“指南针”为标志，在两宋建立起的海上优势正所向披靡。中国的商人们从未如此自信：一次次地扬帆出海，乘风破浪，在惊涛骇浪里穿梭于东洋、南洋、西洋，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销往世界各地，再将国外的香料、珠宝、黄金等贩回国内。在搬有运无的过程中，积累起倾国之富。

当这场财富的狂欢拉开大幕的时候，沈万三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但他已经按捺不住，不满足于和父亲一样，做一个拥有几百亩土地，靠力耕、积粪而从土地上获得财富的传统地主。他要以全新的致富方式去开拓新天地，要将生命挥洒在一个更加广阔、更为精彩的新世界……

“哇——”

“哇——”

连沈万三自己都记不清楚，这是他第多少次跑到甲板上，双手紧扒着栏杆，



朝着波涛滚滚的海面上狂吐不止了。

和他那种面色煞白、紧皱眉头，仿佛要将苦胆汁呕出来一般的狼狈情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甲板上那些神定气闲，悠然自在的常年出海的各类专业人员：夥长（同伙长，负责航海导航指挥的重任，必须精通罗针之法，能计星辰，识天气，察地理，一般六到八人）、舵工（掌舵的舟师，必须能密切配合伙长的指示，善于辨风向，御海浪，一般二十至四十人）、亚班（负责风帆檣桅的舟师）……杉板工（即舢板船工）、工社（即水手，一般大船百人、中船六十人以上、小船三十人以上）、香工（专门供奉航海菩萨神坛的人员，朝夕俱拜，兼管计更、报时等杂务）……除了当班管事，在各自的岗位上司职的人员，大部分人白天都聚集在甲板上，有的在一起斗牌赌赛，有的在一起喝酒吹牛，还有的干脆扒去上衣，光着膀子，角力为乐……

这么一番热闹的场面，偏偏生性豪爽、最喜热闹的沈万三却无法加入其中。自几天前登船出海以来，他就被这桀骜不驯的海浪给彻底击败了：脚下的大船尽管又稳又快，斩风劈浪，如履平地，他却总觉得脚下仿佛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将他的重心夺去一般。他越想拼命站稳，来自海浪的那种反作用力就越强，结果，费尽力气一番挣扎，他出了满头满脸的汗，恶心呕吐，将肚腹中的东西都吐光了，还是不行，最后简直只能一口接一口地向外吐黄水了。

仅仅航行三四天，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沈万三，却还是忍不住要从舒适的客舱里挣扎着爬出来，到外面甲板上观望海上的旖旎风光。对没有出过海的人来说，海面上壮丽而辽阔的风光是无法想象的：放眼所至，周边无不是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水，没有方向，没有尽头。即使如沈万三所乘的这么一艘相当够规模的双桅海船，在这碧波万里的海面上，也不过如小孩子的玩具一般。与这浩瀚无际的海水连成一体，是头顶上那高远而澄净的天空。而这天空也与陆地上的不同：因为陆地上的房屋、树木、山岭等遮蔽的原因，视野所及，天空总是一片片的，而到了海上，目无遮挡，天空呈现出一个大大的、圆圆的盖子形状，仿佛一面明晃晃的镜子，又仿佛一个光洁的圆盘，从上面笼罩下来。置身于天与海所交接而成的这片虚空中，给人的那种压迫感，异常强烈。也正因如此，体验到生命的空虚和孤独之后，船上人们才更加恣意地挥霍生命，才要更活出生命的绚丽本色，甲板上才如此的喧嚣一片。

只有到了傍晚的日落时分，甲板上才会安静下来：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一齐聚集到甲板上来。没有人说话，大家都静静地屏住呼吸，将

目光投去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在那里，太阳耗去了一天的热力和光芒，只剩下一个大大的、金色的轮廓，在万千晚霞织就的七彩大毯的托举下，缓慢地落向海面。这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然而那眩人眼目的光亮没入冰冷而深邃的黑暗的一刻，委实过于壮丽，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

之后就是漫长而寒冷的黑夜。一阵短暂的轮班换岗引起的骚动过后，就陷入了长久的孤寂。

沈万三一个人在客舱中，思乡之情不觉油然而生。说起来，他才刚满二十岁，正是处于对未来无限憧憬，满腔热血，渴望离开家乡到更辽远的世界里去闯荡一番的年纪。在这个年龄，本无所谓乡愁，无所谓对家的渴慕与思念。但如今到了海上，在这么一个茫茫未知的新奇环境中，在这么一种不知道风浪何时袭来、能不能安然抵达对岸，又能不能顺利返回家乡的冒险之旅上，每个人都会对“家”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情感，再心如铁石的男子汉也会湿润双眼。

沈万三第一个想起的人，便是他新婚未久的娇妻褚氏。一个月前，他们刚刚举行大婚。这亦是沈氏家族自从吴兴南浔沈家漾迁到苏州吴江周庄以后，十数年来最值得隆重庆贺的一件大事。

沈万三，本名沈富，在家族中排名行三。在他之上，本来还有两个兄弟，一个叫沈福，一个叫沈禄。只可惜，这两个男孩无福亦无禄，一个在八岁上夭折，一个在六岁上夭折。到了沈富这里，其父亲沈祐一来是忌讳当地的风水，认为对自己家族男丁不利；二来也是敏锐地意识到，元朝政府所颁布的“官本船法”，即鼓励民间商人出海入番，从事海上贸易，所获之利，将十分之七交给政府，十分之三可以自己获利。向来精明的沈祐一下子从中嗅出了发财致富的味道：不要说十分之三，就是十分之一，已经可以使一个普通之家一跃而成为大富之家了。

因此，沈祐借家族中分产而居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和夫人王氏带领两个儿子：沈富和沈贵，离开了沈家漾，来到苏州吴江的周庄东蔡村，继承了这里一处小小的祖产，一边靠传统的农耕田垦养家糊口，一边将目光悄悄地盯上了海运这块“肥肉”。只因为财力未济，他才等待时机，一直隐忍不发。

沈富和沈贵——到了这里，人们习惯上称呼他们为万三和万四——兄弟二人就是在这么一个海运蓬勃兴起的大时代、大环境里渐渐成长起来。他们每天都要跑到港口去看那一艘艘高大华丽的海船。当时，元政府在这里正式设立了海运都漕运万户府，每年从这里中转经海道北上运送的漕粮高达上百万石。每当看到一艘艘满载粮食的大船扯起风帆，昂然出海，兄弟二人都抑制不住地从心底油然而



生一种向往之情。他们年纪还小，不懂得海上的风浪是多么地冷酷无情，更不懂得这一艘艘的船要驶去何方，在周庄这片小小的天地之外，又有一个如何辽阔和复杂的世界。他们只是隐约觉得，乘坐这么威风凛凛的大船，去驶向遥远而未知的远方，一定很有趣，一定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快乐和刺激！

但羡慕归羡慕，沈万三和沈万四一直长到快二十岁，还是没有获得一个登船出海的机会。他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每天在港口和众多的小商小贩一样，早早地等在那里，等远航的船一回来，立即从船舱里抬出来一筐筐的新鲜活鱼。然后，兄弟二人就一个掌秤，一个收钱，忙得不亦乐乎。

生活是如此的忙碌，一成不变的节奏似乎永远也不会被打乱。但那个梦想却一直深埋在他们兄弟心底：远航出海！到更为遥远、更为辽阔的世界里去探险，去发现未知的神秘之美！

而就在这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梦想实现之前，沈万三的生命里首先出现了转机：他要结婚了！

父亲为他安排了一门婚事，女方是吴县蠡口褚姓人家的一位姑娘。家境并不算如何殷实，不过姑娘的父母都是老实人，姑娘从小也被教导要端淑孝敬，算得上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好媳妇了！

由于是人生历程中第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所以沈万三永远也忘记不了那天自己的样子：他傻傻地穿着一身崭新而宽大的新郎服装，红着脸，牵着一根系着大红花的绸带，那一端握在新娘子白皙柔嫩的柔荑中，红盖头下看不出面容如何，不过那身躯却是纤细玲珑，凸凹有致，宽大的裙裾下时时闪出三寸金莲，虽然仅是惊鸿一瞥，却已经令沈万三心猿意马，兴奋难耐。

那天，在一片的喧哗和嘈杂声中，父亲沈祐和母亲王氏如何地激动落泪，众人如何地打闹取笑，他已全然地不记得了。他只知道自己喝了很多很多的酒，仿佛脚下踩着一团棉花一样，晕晕乎乎地进了洞房。洞房里满眼都是火焰一般跳跃的红色：大大的“喜”字是红纸剪成的，床铺的幔帐是用红色的绸带做成的，桌子上，四支粗大的红蜡已经半残，毕剥的火苗将屋子里照得通明。新娘褚氏早已端坐在床沿，顶着大大的红盖头，膝盖并拢，垂下两条秀美的玉腿。

二十年来，这是第一间完全属于沈万三屋子，此时此刻，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他，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主人了！

在酒精的强烈刺激下，沈万三再也顾不得斯文，他甚至都没有按规矩，拿玉如意挑起新娘头上的红盖头，而是径直踉跄着扑上去，一下跪在新娘的腿边，捧

起那双纤纤玉足，脱去精美的大红绣花鞋，那娇若无骨的三寸金莲就袒露在了他的手上。这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一刻啊！

而等他起身挑起新娘的盖头，四目初对，在姑娘那遮遮掩掩的目光中，有多少羞涩，多少矜持，多少不安，又有更多的渴慕，多少的希冀，和对未来多少的憧憬！

沈万三的命运轨迹从此开始急剧地发生转折。就在新婚后未久，这天，他照例和弟弟沈万四在港口卖鱼。

虽然还是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万三掌秤，万四收钱，但显然兄弟二人都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一简单工作。

在沈万三而言，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更加渴望登船出海，去搏击风浪！

而沈万四，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渴望一个女人，他热辣辣的目光开始在每一个年轻女人身上逗留，对手上的账目却心不在焉起来，经常出一些小差错，而在以前却从未有过！

这天，一艘大船刚刚靠岸，沈万三和沈万四兄弟二人将一筐筐的鱼抬上来，忙着过秤、算账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码头上来了一个人。此人在四十岁上下，面色白净，身材并不如何高大，然而却自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气质。他一身绸布长衫，手上端着一杆盘龙镶金的长长烟杆，飘然而来。所到之处，人们无不点头哈腰，冲他施礼：“陆大官人来啦！”

这位被称作“陆大官人”的中年男子，也面带微笑，和每个人都亲切地打着招呼：“王老伯，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

“张九哥，有些日子没见您了！听说您受了风寒，我抽不出空去看您，只叫人去送了药，现在没大碍了吧？”

“刘三郎，近来你可是大发了！这一次出海，又赚了多少钱？有没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拿来瞧瞧！”

他一路和众人说笑着，丝毫没有架子。事实上，从他们彼此间的称呼可以看出，当时元代社会阶层有种划分方法——将人分为五等：哥、畸、郎、官、秀。其中，“哥”是最下等人，“秀”是最上等人。此人被称作“大官人”，也就是说，他的地位仅仅在“秀”之下，已经是等级非常高了。

原来，此人叫陆道源，是吴中甫里（今甬直）人。甫里和周庄一样，面积并不大，然而临江靠湖，六河环绕，水道宽阔，除了盛产稻、麦、鱼等，更是水上贸易往来的一大交通重地。



陆道源如何发家致富，传说不详。有人说他是陆龟蒙的后代，世居甫里，亦农亦商。也有人说，他借助水上贸易的发达，以帮助转运漕粮为名，暗中通番，所获之利，不计其数。

对于这位陆大官人，沈万三和沈万四兄弟也早有耳闻，只不过苦于没有机缘，不得与其结识。

这天，陆道源因为自己从海外归来的一艘满载“番货”的商船，已经过了约定日子，仍不见归航，心中着急，才亲自到码头上来看个究竟。

正当陆道源一路走来，和各色人等打着招呼的时候，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争吵。却是沈万四不小心算错了账，多算了买鱼老汉十文钱。

“喂，你们兄弟平时可不是这么马虎的？”买鱼老汉气呼呼地嚷道，“如果不是知道你们兄弟童叟无欺，我老汉还以为你们是故意坑骗我呢？”

“老伯，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沈万四脸上陪着笑，“是我昨天夜里没睡好，今天有些精神不济！”

“万四，这就不对了！”旁边的卖鱼人和他相熟，起哄道，“你哥哥万三说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不济还可以，你小子也这么说，莫非偷偷摸摸有了什么相好。喂，是什么人家的姑娘？”

“哈哈——”

在众人的一片哄笑声中，沈万四闹了一个大红脸。沈万三在边上，却顾不得说笑，放下手里的秤，从鱼筐里抓起两条大鱼，用草绳穿了腮帮，递给老人：“老伯，对不起，我们兄弟在这里经营多年，从不短斤少两，更不会坑骗钱财。今天的确是我弟弟疏忽大意，我给您赔罪了！这两条鱼，您老人家拿回去！”

“不，使不得！”老汉也有些过意不去，推辞道，“谁还没有个疏忽大意？算咧，我拿回我的钱就行了！”

“不，老伯，这鱼不是送您吃的！”沈万三解释道，“您拎着这两条大鱼，这么往回一走，别人就会问：您今天怎么多买了两条鱼？您就告诉他们事情的原本经过。让别人都知道，是我们兄弟不对！”

“那怎么使得？”老人一听，更是连连摆手。“我还没有老糊涂，那样一来，不是坏了你们名声？”

“老伯，我是认真的。”沈万三郑重其事地道，“您就当是帮我们，一来我们的确犯了错；二来也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兄弟是将‘信’字放在第一位的，区区这两条鱼不算什么，失去了这个‘信’字，我们兄弟在这个码头上可真的是没有

立锥之地了！老伯，麻烦您了！”

他这么一说，老人家果然高兴地收下了鱼，一路上逢人就讲，自己这两条鱼是怎么来的，沈家兄弟又是怎么地视“信”为自己的性命。沈万三的巧妙之举，不但消弭了一场小小风波，而且借此做了一回大大的广告。

此事被在一旁的陆道源看在眼里，这段时间，他正为自己身边缺少一个得力的生意伙计而发愁。这就和打仗一样，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现在，看到沈万三，他眼前一亮，心中说：“哎呀，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人吗？”

当即，他踱着脚步，不慌不忙地走了上去，来到沈万三跟前。这时候，沈万三为了怕弟弟再出差错，已经在掌秤之余，又给自己加了一项工作：手上掌秤，口中算账。只见他手动口动，先报斤两，再报价钱，口齿清楚，思维敏捷，不到半个时辰，已经将面前的几筐鱼尽数出空。

“哈哈，小伙子，不简单啊！”陆道源等他擦了把汗，坐下来喘息工夫，这才上前赞道。

“哪里，哪里。”沈万三一见陆道源主动上来招呼，大感意外，连忙起身，谦逊地道，“陆大官人过奖了！怎么，您老也来买鱼？真对不起，今天的鱼都卖完了，等明天一早，我给您留最新鲜的！”

“不，我不是来买鱼的，是来找你聊天的。”陆道源不慌不忙地装上一袋烟，端起了烟杆。

沈万三是何等机灵的一个人，立即从身上取出火镰，将火石和火绒夹紧，一下燃着，给陆道源点上烟。

随即，他又将身后一个光滑的石墩擦了擦，铺上一块干净的手帕——是褚氏新给他绣的，上面还有一对交颈嬉戏的鸳鸯。

陆道源不客气地坐下来，痛痛快快地抽了几口烟，吐出来一长串烟圈，问他道：“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沈万三。”

“今年多大了？”

“二十。”

“娶妻了吗？”

“娶了。”

“有孩子了吗？”

“还没有。”



“在这里干多久了？”

“差不多五年了。”

一问一答，问的都是家常事，答的也都是基本情况。完全是一副聊天的架势，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寻常。

一袋烟抽完，陆道源站了起来。他不多说一句话，沈万三也绝不多问一句，恭恭敬敬地送他离开。

“哦，对了——”陆道源正要离去，突然又想起来什么，回头道，“我那里正缺一个伙计，你有没有兴趣去帮我？”

“好。”

沈万三并没有表现出如何欣喜若狂，只是面色不改，清楚有力地答应了一句，再无多余饶舌。

就这样，沈万三的命运一下子发生了改变：从一个卖鱼的小贩，一下子成为陆大官人的伙计！

从第二天起，沈万三就正式来到甬里，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帮助陆道源打理庞大的生意，学习经营和管理之道。

当然了，在沈万三到来之前，陆家已经有了几个伙计，其中一个叫做葛德昭的，比沈万三大几岁，深得陆道源信任，已经能独当一面。

陆道源看上沈万三，除了他天生禀赋，资质过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他能去海上发展一番事业。

到陆家后不到半个月，这天，陆道源将沈万三叫到跟前：“万三，我有一桩海上的生意，不知道你敢不敢去走一趟？”

“敢！”沈万三苦苦等了多少年，等的就是这么一个机会，自然一口答应下来。“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陆道源本来还担心他会有所顾虑，不想，沈万三想都不想，立即答应道：“好，明天出发！”

“可是，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用回去和父母禀报一声？至少也该和你妻子商量商量吧？”陆道源问。

“父母那边，如果我禀报了，他们一定不会同意；至于老婆那边，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男子汉大丈夫，做的是顶天立地的事业。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不可与闻大事，只让她们管好家里就可以了。”沈万三回答道。

“万三，我果然没有看错人！”陆道源就欣赏这等有见识、敢决断的青年人，

站起来，一拍他的肩头：“明天一早，我亲自为你送行！”

晚上，回到家里，沈万三丝毫没有流露出要航海远行的意思。毕竟，那个时候，航海的风险极大。且不说路途遥远，去这一趟，来往需要大半年；但说海上风浪变幻莫测，十船去，常回来不到三四。因此许多人一听出海，无不色变。做父母的心疼儿子，哪里肯让他如此冒险？

在父母面前，沈万三只说要帮助陆大官人去采购一些货物，需要远行出门数月；回到自己房间，灯下对褚氏也只是如此说。

“什么，你要出门这么久？”褚氏初为人妇，正当情意缠绵之际，自然不忍和他分离这么长时间。

“陆先生肯放手让我做这么大的事情，是对我的赏识，我不能辜负他。”沈万三解释道，“再说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你也希望我早日出人头地，做出一番事业来，不希望我一天到晚，总在家里守着你吧？”

“可是……人家……舍不得你嘛……”褚氏羞红着脸，小声道：“你一走这么久，让人家……人家天天夜里独守空房……”

“我也舍不得，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样吧，等我回来，一定好好地补偿你！”沈万三道。

第二天，几乎一夜未睡的沈万三，先起来告别父母，又去叫醒弟弟沈万四，悄悄告诉了他自己要出海的事情，叮嘱他万一自己有三长两短，要好好照顾双亲。沈万四真恨不得能跟哥哥一起去，然而他也深知航海远行的风险，因此，只能满口答应下来，让哥哥放心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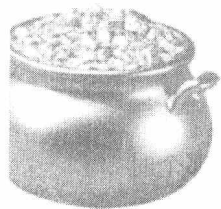
一切安排停当，沈万三来到港口，高大而雄伟的双桅海船，早已整束待发。码头上，陆道源亲自备下了一条长几，上面一溜摆着数大碗烈酒。每个上船之人，陆道源都要亲自嘱咐几句，敬上一碗酒。

看到沈万三在晨曦中如约而来，陆道源上前一步，大声道：“万三，我就知道你不会失信，一定会来！”

“您放心，我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沈万三此时的一颗心，早已飞到了烟波浩渺的大海上。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陆道源手里接过酒，一仰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先生，我走了！”

“好，万三，明年春天，我等你凯旋归来！”陆道源目送他上了船，频频挥手作别……



第二章

海上遇险

自隋唐以来，日本与中国交流日趋频繁。但在宋元以前，尚未能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只能从朝鲜半岛取道日本。直到宋元时期，借助“双桅海船”与“指南针”，才新开辟出直通日本的“大洋路”，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得到加强。

而在与日本的贸易中，除了隋唐时期日本大规模向中国派遣“遣唐使”，民间贸易一直以令人惊讶的活跃程度在进行着。后来，更是民间贸易取代官方贸易，唱起了主角。吴越商人、台州商人、福建商人、明州商人、泉州商人……贸易往来以及僧人间的文化交流，成为当时一大“奇观”。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宋代以贸易立国为国策，以货币经济为主体以来，中国出口日本商品中，最受欢迎的居然不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传统商品，而是以“铜钱”最为走俏。一说，日本由于欠缺锡金属以及技术不过关等原因，干脆直接大量进口中国铜钱，以黄金、珠宝作为交换。甚至在中国几度造成了市面上出现“钱荒”的现象！

为了遏制铜钱出口，宋朝政府曾经严令：“钱出中国界及一贯文，罪处死。”一直到元时，政府始终严格控制对日本的铜钱出口数量。

但这样一来，反而为民间贸易提供了绝佳的市场空白。据说，“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千贯之物”。为了牟取这令人疯狂的巨额利润，中国有批商人纷纷铤而走险。至于在此过程中，难免遭遇风暴、沉船等海上事故，他们却是全然地顾不得了……

沈万三这一夜睡得特别不踏实：在梦里，一会儿梦见娇妻褚氏，柔情蜜意；一会儿梦见父母双亲，责问他出海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对他们事先说明；一会儿梦见陆道源老爷，嘱咐他不可大意，须仔细小心船上的货物，不容有分毫闪失；一会儿又梦见弟弟沈万四，兄弟二人都回到了小时，在南浔沈家漾的水湾里，光着屁股，鳊上鳊下，追逐嬉戏……

“不好了！起风浪了！”

正当他沉浸在香沉的酣梦中，忽然，听到从房间外面，有人大喊一声，接着，就听脚步声响成一片，嘈杂之极。

“啊呀？出了什么事儿？”

沈万三一下子惊醒，坐了起来。他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鞋子都顾不得穿，赤脚冲出了门。

走廊里，已经乱成一团：人们都推开门，挤在一起，互相询问着出了什么事。这些人大都是货主，和沈万三一样，是随船押运货物的；另外还有一些僧侣，是顺道搭船而行的。

就在这一片混乱和无序里，沈万三已经冲出人群，来到上面的甲板上，这里的情形更加令他大吃一惊：甲板上已经聚集了一堆人，人人都带着惊恐的神色，望向船舷的右前方。在那里，正有一道道的海浪，比海面高出足有数米，形成了令人骇异的“水墙”，仿佛后面有什么力量在推着一般，飞速而来。

“糟糕！”

大浪未至，那如利刃般逼人的气息，已经令人胆寒。即使那些常年航行在海上的专业水手，也无不叫苦！

“快，快落帆！”

作为一船之长的总伙长，一脸的铁青，厉声指挥着众人。当班和休息的舟师全都自觉地站到了岗位上。

一大一小两片船帆，迅速地落下，总伙长又在高声下令：“把稳舵！”

“下碇！”

……

伴随着一连串口令，大船瞬间从航行状态转为静止，在数百枚铁碇的重坠下，牢牢地“钉”入海中。

然而，那风浪来得委实厉害！第一波浪刚上来，已经将甲板上的人们冲得东倒西歪。有一个货主脚下一滑，双手来不及抓牢栏杆，顷刻之间就被卷入大海，